

# 清人笔记随录

来新夏

## 【小序】

笔记的特点，内容为“杂”，形式为“散”，故历代著录多入杂家与小说家。《隋志》入《风俗通义》于杂家，入《世说新语》于小说家。《宋志》入宋祁《笔录》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子部杂家类四著录《笔记》三卷，即此书）于杂家，入释文莹《湘山野录》于小说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于杂家、小说家之下又分多属，如杂家类入《容斋随笔》于杂考之属，入《梦溪笔谈》、《居易录》、《池北偶谈》于杂说之属，入《韵石斋笔谈》于杂品之属，入《钝吟杂录》于杂编之属；而《天香楼偶得》、《天禄识余》则存目标于杂考，《冬夜笺记》、《筠廊偶笔》则存目于杂说。其小说家类，凡“里巷间谈词章细故者”，如《清波杂志》、《癸辛杂识》等均隶于记录杂事之属。他如《今世说》、《陇蜀余闻》则存目于杂事之属；《板桥杂记》、《簪云楼杂记》则存目于琐语之属。后此著录大体遵四库成规。

历代笔记数量无确实查考，而清代笔记数量确已超越前代，《听雨轩笔记》跋中曾云：“康熙间，商丘宋公漫堂、新城王公阮亭皆喜说部，于是海内名士，人各著书。今汇集于《昭代丛书》初、二两集者，不下数百种，较之前明百家小说已倍蓰矣。”若再增入其他丛书收录本及单刊本，则其数量必相当可观。所谓笔记至清而极盛，信然！余好读杂书，而馆藏又多笔记，乃以三

余之暇，随时浏览，每竟一种，辄为一录，忽忽岁月，积有成数，爰摘数篇，以饷同好。

### 一、《柳南随笔》六卷《续笔》四卷 王应奎撰

《柳南随笔》是乾隆时人王应奎所撰。应奎字东溆，常熟人。善于诗文，以余力撰《随笔》六卷，《续笔》四卷。所记内容以评论诗文为主，间涉掌故轶事，略有考证。

是书多记明清之际及清初士大夫，对钱谦益着墨尤多，不仅述其诗文、学术、生活琐事，更于卷二详记牧斋迎降时所贡礼品单，描述其屈膝媚态，足征牧斋的无行丑态。它对明末名士陈继儒（眉公）的盗名窃誉，深讥其不学无术，所谓“山中宰相”，徒蹈虚声。陈眉公的名动一时正说明明季士风之敝。

清朝入关建立政权后，为笼络遗老遗少，于康熙十六、七年举行博学鸿儒科。于是“隐逸之士亦争趋犂轂，惟恐不与”，《随笔》卷二即有专条记博学鸿儒科的征召及当时的舆论。卷五记有明季地主谭晓对农民额外勒索以聚敛财富的事实说：

“谭晓，吾邑富民也。家故起农，有心算。闻其一事，有出人意计之外者。凡佃人每户课其纺絮娘凡几枚，以小麦秆为笼盛之，携至郡城，每笼可得一、二百钱，其巧于取利如此。纺絮娘即络纬也。”

这段资料说明地主阶级剥削手段的残狠，其嗜利贪欲，直如落地水银，无孔不入了。

卷三记金圣叹批书及被杀一事，仅作叙事而见解不高，不如《三冈识略》所记为有识。

《随笔》于经史多有论述，如卷一论句读之难，卷三、四论严衍辑《通鉴补》之甘苦，卷四论《读史方輿纪要》等均于读书有补。其于俗称及吴中方言也有所考订，如考丈人、先生、风凉等词可资谈助。又所记乾隆中的官场称谓也可与后来称谓日趋谄

读相比较，此条《越缦堂读书记》、《郎潜纪闻》卷十、《燕下乡脞录》卷八等书均加引录而有所发挥议论。

《续笔》于明清之际地主阶级的奢靡生活与慳吝本性均有记述，如卷二记徐汝让的豪奢、徐启新之慳吝，极具典型。地主阶级丑恶面目暴露淋漓。又《剃须偿米》条记官僚地主恶少顾威明拥田四万八千亩而任意挥霍的丑行说：

“云间顾少参之曾孙名威明者，席先人余业，有田四万八千亩，而性豪侈。喜博，又酷好梨园，集远近轻薄子演《牡丹亭》传奇。有一少年装杜丽娘者，须剃去髭须，少年故靳之，进曰：俗语云：去须一茎，偿米七石，倘勿吝，乃可从命。顾笑曰：此细事耳。即令一青衣从旁细数，计去须四十三茎，立取白粳三百石，送至其家。其作为大抵如此。不四五年，所有田取次卖去。卒以逋赋为县官所拘，自缢于狱。”挥霍净尽而自毙固咎由自取，却反映了劳动人民之受榨取的情况。

卷二记洞庭名茶碧螺春得名之由，各书多有记及，而以此为详，记云：

“洞庭东山碧螺石壁，产野茶数株。每岁二人持竹筐采归以供日用，历数十年如是，未见其异也。康熙某年，按候以采，而其叶较多，筐不胜贮，因置怀间，茶得热气，异香忽发，采茶者争呼吓杀人香。吓杀人者，吴中方言也，因遂以名是茶云。自是以后，每值采茶，士人男女老幼，务必沐浴更衣，尽室而往，贮不用筐，悉置怀间，而士人朱元正独精制法，出自其家，尤称妙品，每斤值银三两。己卯岁（康熙38年），车驾幸太湖，宋公购此茶以进，上以其名不雅，题之曰‘碧螺春’。自是地方大吏岁必采办。”（卷二《碧螺春》）

宋公指时任苏抚的宋荦，而碧螺春之得名可增茶经掌故，至

地方特产之被勒取，也可作一例。

《续笔》于文化问题也有论及，如卷四有《书版之误》及《三史》等条均有助于读书。

《随笔》前有乾隆五年顾士荣序，称誉此六卷随笔为：“搜遗佚则可以补志乘，辨讹谬则可以正沿习，以至考诗笔之源流，究名物之根柢，著《虞初》、《诸臬》之异事，标解颐抚掌之新闻。”

顾氏甚至以此拟于宋洪迈的《容斋随笔》，未免涉阿谀之嫌；但《柳南随笔》一书较清人笔记中专谈神怪诡异、因果报应而芜杂无序者为尚可一读之书。

《续笔》前有邵齐焘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序。邵为史学家，序文简当。邵写序时撰者已辞世数年，序文乃综论前后二笔云：

“君雅好著述，尝杂记言事，名曰《柳南随笔》，身自校刻。翰墨余暇，复成《续笔》四卷，卷中所载略同前编，或语传流俗，不道于搢绅，或论涉诗文，有资于风雅”。

《续笔》前尚有王应奎自叙，署乾隆丁丑立秋日即二十二年秋，时年七十四岁，则其生年当为康熙二十三年，又邵序写于乾隆二十八年，云王已死数年，则当卒于乾隆二十五年左右，得年当在七十七岁左右。自序颇有自知，其自评《随笔》说：

“余向撰《柳南随笔》六卷，谬付梓人，遂驰介次。顾久而自审，其中飞靡弄巧，曲缀街谈，以致谬认蹲鸱，误书躬傧，斯言之玷，盖往往而是。业授剞劂，亦未遑芟革也。”

而述《续笔》则称：

“白首山中，屋梁载仰，日有记也，月有效也，岁有得也。汇而录之，复成四卷。从洪氏例，名曰《续笔》，以视前书，或少纰缪，然沟渚陋儒，识在瓶管。虽繁词富说，究归空腹。”

所论应称公允，以我看来，《续笔》实优于《随笔》。后来诸家笔记颇有论及《柳南随笔》者，叶廷琯《吹网录》卷五有《柳南随笔有应订正处》一则，为二笔正误多处。又邹弢《三借庐笔谈》卷十有《议李》一则，评王氏攻李渔之过刻说：

“李笠翁十种曲，风行海内，遂享大名，其余韵学，亦颇潜心。而常熟王东淑（应奎）与李不相得，极口诋毁，目之为鄙夫。且谓李略具小慧，全未读书，故游谈之中，不知根据，人称词客，吾谓妄人云云。然笠翁之学，虽有可议，而王毁之如此，是亦私刻之甚矣。”

訾李之说，不独王氏《随笔》有之，董含的《三冈识略》也已论及。《两般秋雨盦随笔》转录而未加是非，至邹氏方有此论。笠翁品德，世固有非议，然他的词曲成就，确有影响，不能因人废言，一笔抹煞，至以“妄人”嗤之，仍当以邹氏为诌论。

清季学者俞樾在其所撰《春在堂随笔》卷九论及王氏“谓曹大家家字当读姑”之说为拘于古音，若依今音，读家亦可。今人张舜徽于所著《清人文集别录》本条下著称：

“读其所著《柳南随笔》、《续笔》而服其淹博，则其一生所长，又不但雅擅吟咏而已。”（页125）

诸说各有所见，究之，《柳南随笔》、《续笔》于研究清前期学术文化、社会经济有可供参考采择之处，在众多的清人笔记中不失为有用之作。

《柳南随笔》六卷初有乾隆五年精刊本。二笔合刊则有多种，有《借月山房汇钞》（嘉庆本、景嘉庆本）第十五集本、《泽古斋重钞》第十二集本、《申报馆丛书续集·谈艺类》本及《丛书集成初编·文学类》本等。

## 二、《瀛壖杂志》六卷 王韬撰

王韬原名利宾，逃亡香港时始易名为韬，字仲韬，号紫诠，

又号韜园，别号天南遁叟。江苏吴县人。生于清道光八年（1828年），卒于光绪二十三年（1897年），年七十岁。他是近代维新思想家之一。邹弢的《三借庐笔谈》卷十《天南遁叟》条，黄协埙的《淞南梦影录》卷三和韜园另作《瓮牖余谈》的缕馨仙史序中都记及王韜生平和著述。近人福山王汉章先生辑有《天南遁叟年谱》一卷，未刊，王氏辞世后，遗稿归天津图书馆。

撰者著有《韜园文录外编》八卷、《泰西著述考》一卷、《西学原始考》一卷、《瓮牖余谈》八卷及《瀛壖杂志》六卷等。

《瀛壖杂志》是王韜在同治九、十年间所撰成。卷一有辛未（同治十年）四月二十日天南遁叟小识，记成书经过说：

“往余客居沪上，偶有见闻，随笔记缀，岁月既积，篇帙遂多。阅迹炎馭，此事乃废。然享帚知珍，怀璞自赏，度藏敝篋，不忍弃捐。庚午（同治9年）春间，还自泰西，日长多暇，搜诸故麓，其稿犹存，稍加编辑，尚得盈四、五卷，因拟分次录出，并益以近事，以公同好。”

辛未（同治十年）当为成书之时。写书的资料原是韜园居沪时所陆续搜集。后因遁迹海外，无暇顾及而搁置。庚午（同治九年），韜园从海外归来，整理了原有的资料的一部分初稿，编次成书。所以，书的资料系历年亲所见闻，自然比较丰富；又经过一年左右的整理，条分类次，颇具条理。

此书虽自题《杂志》，但不啻是上海邑志的别乘，较《津门杂记》之类似胜一筹。书凡六卷：卷一记上海的得名、建置、设官、山川、河道、城池、名胜、节令、物产、民生、风俗等，颇称简明。卷二记手工业、土地、户籍、田赋、学校、书院、海关、寺院、园林等，都能略具始末。卷三记洋务机构如制造局、广方言馆等，可知洋务设施的一端；记鸦片战争时陈化成等吴淞抗英事迹，可供史事的参证；记沪上人物的生平轶事，始于明董其

昌，而特详于清人，如李心衡、曹树翘、徐渭仁等，都著其生平，可备稽考。卷四多记有一技之长的人物，如画家、医生、奕者、顾绣家等，其他闺秀、释道、游宦、名士等也参列其间。清人刘熙载、贝青乔、叶廷琯、齐学裘、华蘅芳、徐寿父子等都列有小传。卷五所记人物大都是失意落拓、未尽其用者。或韬园自寄其沉埋。又记上海古物传说、景色、评弹流派都很有意趣。对旧邑志也略有评论。卷六记吟咏上海风情的诗和竹枝词等，堪称史诗。

此书颇注重记上海开埠后的变化，如记租界、印书局、医院、教会和捕房等的设立；舞蹈、马戏、电话、汽灯、报纸等的传入以及社会的畸形发展。韬园在盛赞此等西方文明的同时，对中外反对势力的相互勾结、镇压人民革命的罪恶复大加颂扬，如称“会防局”的设立是“单于效顺，回纥助顺，得收指臂之用，屡奏东南之捷。是局之设，实为全局一转机”。比拟既嫌不伦，而取媚清廷之意昭然。

此书记事的特点有二：

其一记社会经济情况比较细致具体，对社会各阶级状况也有所述及。如卷一记“田主征租只取折价”；游民的游荡斗殴；闽粤商人到上海贩糖卖棉的“动以数百万金”，沪之巨商不以积粟为富，“最豪者一家有海舶大小数十艘，驶至关东，运贩油酒豆饼等货，每岁往返三四次，偶失于风波，家可立匮”；买办通事的“顷刻间，千金赤手可致”。卷二记贫家子女以纺织、刺绣和缝袜维生。又卷一记商人等服饰的打破等级以见社会风尚的趋于奢靡说：

“近来风俗日趋华靡，衣服僭侈，上下无别，而沪为尤甚。洋泾浜负贩之子，猝有厚获即御狐貉，炫耀过市，真所谓彼其之子不称其服也。厮养走卒，稍足自贍，即作横乡曲，衙署隶役，不著黑衣，近直与缙绅交际，酒食游戏征

逐，恬不为怪。”

凡此种种都足以见上海地方的变化，并可采以证史。

其二记上海土著人物较多，尤详于清代。如《金川琐记》一书是研讨乾隆时西南少数民族情况的有用之作，但邑志既无作者小传，又不著录此书。《杂记》卷一即记作者李心衡的字号、仕历和著述，虽不数行，可是已得其大概。又卷三记《宜稼堂丛书》刊者郁松年的刊行丛书情况说：

“郁泰峰都转名松年，字万枝，家拥巨资而性同寒素，以博士弟子员贡于成均。生平惟好读书，出十万金购宋元佳本；手自校讎，其中多系黄尧圃旧藏，刻有《宜稼堂丛书》而附以校勘记，类多精审可传。”

卷三、卷五复记《春晖堂丛书》刊者徐渭仁的生平轶事，都可备丛书掌故之用。

书前有咸丰三年蒋敦复序。蒋字剑人，长于诗，有《啸古堂集》传世。当时有狂怪名，也是一个失意文人。他在序中说：

“吾友王仲弢，苏产而侨居于松之上海，居久之，乃著一书曰《瀛壖杂志》。既成，以示蒋子。”

蒋敦复在咸丰三年已见其书，并为作序，可见初稿当成于咸丰初年，而同治末年则系就原稿编为定本。

另同治十三年黄怀珍的序中说：

“述者，出其《瀛壖杂志》见示，上探原委，旁逮见闻。萃一方闾閻之全，作百年人物之志。其中于奸民蹂躏，外国居停，备极周详，间参喟喟。以视宗懔《荆楚》，常璩《华阳》，匪殊颉颃于古人，尤资考据于来哲。”

以《杂志》比于《荆楚岁时记》、《华阳国志》，似为过誉，但所言已大体概括了《杂志》的主要内容。

书前尚有同治十三年林庆铨弁语，推重《杂志》说：

“凡山川之秀丽，文物之荟萃，寓公之往来，风俗之好

尚，一一详记，了如指掌，沪渎为天下阘阘之区，迩来奢侈日甚，此书著录，可补志书所未载。”

补志书所未载也应算作此书的另一特色。

书前另有题词二篇：其一是江驾鹏、张鸿卓、胡公寿、魏彦、赵烈文、李光弟、李涵、孙文川、吴新铭、左桂等人的题语；其二为孙沁、邹五云题诗：皆谀人谀书之词，徒费楮墨，无足征信。

书后有门人邹五云光绪元年骈文跋一篇，极推重此书，然内容不出书序所说。

此书除光绪六年单刻本外，尚有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三辑本。另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第九帙有《瀛壖杂志》一卷，内容多有删节。

韬园别有《瓮牖余谈》八卷。书前有同治十二年林昌彝序。林以王韬与魏源并论，而谥为“奇士”。默深学识渊博，思想邃达，开近代维新思潮的先声。韬园虽曾亲履欧西，实地考察，介绍西方文明，著文鼓吹变法维新，为近代维新运动提供思想资料。但知人论事，似与默深有间。韬园名利不遂，于是外而受雇帝国主义，乞讨生活，内而交结洋务官僚，出谋献策。而于太平天国革命则恣意污蔑，生活复放荡不羁。其学术素养及思想境界，不及默深远甚。林昌彝曾著有《射鹰楼诗话》，一吐抗英民气，颇负盛名，何推崇韬园若此！

书前别有缕馨仙史光绪元年序，颇多谀词，似出一洋场才子之手；但可从中觐韬园生平及著述梗概如次：

“吴郡王紫诠先生博极群书，弱冠即有澄清天下之志，顾无所藉手，居恒郁郁不自得。中更杂乱，益复无聊，思欲立功海外，命驾造欧罗巴之英吉利，暇则默识其舆图风俗与夫西人之争奇斗胜诸物，故凡铁甲船、火轮船、火轮车、枪炮、飞天球之制以及算学、化学、重学，无不融会于心。时

普魯士方与法兰西构兵，先生爰有《普法战纪》之作。其兵机之利钝、器械之优拙、疆域之险要，了然如指诸掌。谈西国形势者，无不奉为圭臬也。比还中原，屏居香海，时与愿违，然筭门圭窦之中，以笔墨为生涯，以诗书为肴饌，而偶发一论，偶吐一辞，犹复系情君国，盖真有杜子美寄迹成都之意焉。所著有《韬园文录》、《遁窟谰言》、《瀛壖杂志》、《春秋朔闰考》、《蘅花馆诗钞》诸书。《瓮牖余谈》者，先生经世之书也。纪亚细亚洲，欧罗巴洲，阿非利加洲，亚墨利加洲诸事迹，几于纤悉毕具。若粤匪中诸贼首之始末及贼之鸱张狼顾诸情形，并载于册，而于忠臣义士，节妇烈女，尤惓惓于怀，不忍须臾忘。”

邹弢撰《三借庐笔谈》卷十《天南遁叟》条记撰者生平大略云：

“甫里王紫诠广文韬，又字仲韬。才大学博，倜傥有奇气。‘发匪’之乱，以过激忤当道，遁迹香江，自号天南遁叟。平生著作等身，有《春秋左氏传集释》六十卷、《春秋朔闰考》三卷、《春秋日食辨证》一卷、《皇清经解札记》二十四卷、《普法战纪》十四卷，其余又有《瀛壖杂志》、《遁窟谰言》、《海陬冶游录》、《韬园诗文集》及《尺牘》等，不下数十卷。壬午春，归自香海，往访之，一见如旧相识，时先生年五十余，虽两鬓已苍，而谈笑诙谐，犹有豪气，余因以东方朔比之。甲申春，先生养疴淞北，承赐蘅华诗两册。……先生通晓西学，日本人多师事之。交人则媛媛姝姝，雅俗无少忤，盖亦笃于情者。”

所谓“以过激忤当道，遁迹香江”，或指其混迹太平军，叛归后以不能取信于清廷而遁。壬午乃光绪八年，甲申则为十年。

光绪时人黄协埙《淞南梦影录》卷三也有一则记王韬生平行事，虽语多推重，然也可借以见王韬内而取悦于清廷，外而投靠

帝国主义的行径。

是书凡八卷：卷一、二，大都记所谓忠孝节义人物的遗闻，另有数则记外国人文事，如《英人培根》、《白齐文论》。卷三大都为异闻杂说，惟《专重天算》、《海运说》、《官盐说》、《煤矿论》数则，可见其变法维新主张。卷四、五介绍西方情形及资本主义文明，可广见闻，如《造自来火法》一则记火柴之创制，《西国印书考》言西方印刷，《给予文凭》说西方发明专利权等。卷六至卷八则大肆攻击太平天国革命，所记太平诸王事皆恣意诋毁，足见其敌视立场。

谢章铤《课余续录》卷四著录《瓮牖余谈》八卷，并按称：

“吴郡王韬紫诠著。紫诠留心时事，议论颇有远识，著书尚多，此其一也。前有缕馨仙史序谓抚夷之后，赭寇乘间窃发，此岂无识之妄为哉！夫亦谓海禁既开不得已而从远人之请，是殆积弱既久，官不知兵，遂敢为潢池之弄耳！又曰《瓮牖余谈》者，先生经世之书，长驾远驭之谋，书中已约略言之，其评鹭尚无溢语。”

是书有申报馆小丛书本，《清代笔记丛刊》本及《笔记小说大观》本。

### 三、《淞南梦影录》四卷 晚香留梦室主撰

附：《锄经书舍零墨》四卷

晚香留梦室主是黄协埙的别号。协埙字式权，又以“我是个多愁多病身”为别号。籍隶上海而常居南汇。他曾中秀才，以教读为生，又主《申报》笔政有年，是同光时期沪上著名文人。他对上海开埠后情况颇为了解，曾就其上海所亲见亲闻，撰成《淞南梦影录》四卷。

据书序说，全书体例“权與于《海陬冶游录》”。《海陬冶游录》是王韬所著笔记的一种，与同时人邹弢所撰《春江小志》并为记近代沪上风俗之作。《淞南梦影录》卷四有专条推重《海陬冶游录》说：

“稗官野史，专记沪上风俗者，不下数家，而要以王紫诠广文韬之《海陬冶游录》为最。咏既去之芳情，摹已陈之艳迹，鸳鸯袖底，韵事争传，翡翠屏前，小名并录。其于红巾之扰乱，番舶之纵横，往往低徊三致意，固不仅纪花月之新闻，补天水之闲话也。”

此可见撰者之撰《梦影录》，其瓣香于韬园甚明。

上海自开埠之后，外国侵略势力纷至沓来，租界几成异国，藏垢纳秽，为非作歹，不一而足，社会所受影响为害极巨，以致成为畸形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缩影。《梦影录》对此等畸形状态记载颇详。凡开埠后各种怪现状，诸如领事署、巡捕房的设置，租界内的种种特权，中外妓院、烟馆、赌场的林立，流氓、通事的横行，民风土俗的败坏等等均有所记述。言之凿凿，令人愤懑。

《梦影录》写社会状况颇有可取处，如记上海开埠后的畸形状态说：

“海上为通商口岸第一区，花天酒地，比户笙箫，不数二十四桥月明如水也。其间白手成家者，固属不少；而挟厚资、开巨号，金银珠玉，视等泥沙，不转瞬而百结鹑衣，呼号风雪中，被街子呵斥者，亦复良多。”

又记小押店的重利盘剥说：

“所谓小押店者，俱是闽粤人所开，租界中多至数百家，以十日为一期，取利三分，押至一月，则利且九分矣。盘剥穷民，为害已甚。”

又记建筑行包工头的剥削致富说：

“建造房屋，俱有匠头包揽。所谓匠头者，居必大厦，出必安车，俨然世家大族，而千百匠人，俱归其统属焉。顾其中亦各分门类：造华人屋宇者，谓之本帮；造洋房者，谓之红帮。判若鸿沟，不能逾越。倘以红帮而兜揽中国生意，本帮必群起攻之，反之亦不肯相下，甚至蜂拥攒殴，视如仇敌，以致涉讼公堂。”

洋车夫是开埠后新出现的劳动者。《梦影录》也记其劳苦情态说：

“尝见东洋车夫，捉襟肘见，两足如飞，尽一日之力得青蚨二、三百文。”

开埠后的上海社会呈现出一种畸形繁荣，如所记戏园酒肆之盛说：

“沪此弹丸蕞尔之地，而富丽繁华，甲于天下，不特舞榭歌楼，戏园酒肆，争奇斗胜，生面独开，即一茶室也，而杰阁三层，明灯万盏，椅必细木，碗必炉窑，一日之市，可得数百金；一店之本，不下一二万，彼少年裙屐之流，方且连袂持裳，趋之若鹜，而有心世道者，未免深切杞忧者矣。”（卷一）

又记租界中的游民情况说：

“租界中无业游民，群聚不逞，遇事生风，俗谓之拆稍，亦谓之流氓（音如芒），其中各分党类。天津党最凶横，动辄持械斗杀；闽粤党次之；湖南党则别无长技，但事剪绾掉包及偷窃轮船，搭客行李而已。”（卷一）

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到开埠后畸形社会的畸形风尚。随着这种发展，游兴行业得到相应繁盛，如所记戏剧之盛说：

“梨园之盛，甲于天下，缠头一曲，最足销魂。昔年负重名者如小桂寿、邱阿增、刘凤林、小十三旦、葛于香、陆小芬、万盏灯之类。……后起之秀，昆班中有周凤林之挑帘

裁衣、吴兰仙之湖船惊梦；京班中有蔡桂喜梅龙驿，月月红之贵妃醉酒，想九霄之三上轿，王翠喜之十八扯、婴宁旦之红鸾禧，花飞钗击，亦足娱目骋怀。……”（卷一）

又记地方剧种弹词之俞调、马调等特色说：

“弹词有俞调、马调之分。俞调系嘉道间俞秀山所创也，宛转抑扬如小儿女绿窗私语，喁喁可听；马调则率直无余韵，咸同间马如飞所创也。近日曲中竟为小调，如劈破玉，九连环、十送郎、四季相思、七十二心之类。珠喉乍转，如狎雨莺柔，袅风花软，颇足荡人心志。大曲则必唤乌师振笛，惟筵筵用之，寻常客至，不肯轻启朱唇也。”（卷二）

此又可供研究文学史的参考。至于记妓女的风情、名士的佻达，实为糟粕，然均不失为鸦片战后上海一地社会风气变化的参证。

书前有高昌寒食生光绪九年序及管斯骏等题词五则，均无关理要。

此书有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二辑本，别有《小方壶斋舆地丛钞》第九帙一卷本。

《锄经书舍零墨》四卷是黄协埙的另一笔记。它札录友朋的佚诗遗文、个人的读书零拾，兼及见闻。

书前有光绪四年吴恩藻、王蓉生二序，都扼要记述《零墨》内容。吴序中说：

“凡里巷之传闻、友朋之著作，无不酌而录之。”

王序中说：

“凡名人吉光片羽，世俗巷语街谈，偶有所闻，即笔于书，积久成帙，名曰《零墨》。”

书以《零墨》名，所以内容较泛杂，可供排遣闲暇之用，惟也偶有可采者，如卷一《广字音订讹》条，对误读字有所订正；又《俗语有本》条及卷三《俗语出处》条，对若干俗语皆探明其

始源出处。又如卷四《盾鼻集》一条可证此集内容的低劣。

《零墨》所记海上难见于碑传的落拓下士，或可备翻检其人生平之所需。如卷一有《红豆词人》一则记吴绮韵事。吴绮字园次，工骈体文，与陈维嵩齐名，所撰《扬州鼓吹词序》为扬州地方风土之作。清人笔记记吴园次逸事者有多种：《三冈识略》、《止园笔记》、《儒林琐记》等均记园次生平及文名，独《零墨》记其“风流佳话”，也可见《零墨》旨趣之所在。

《零墨》有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第三辑本，别有《申报丛书续集》本和《古今说部丛书》第九集本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开大学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曹月堂）

---

## 修刊（光绪）《海盐县志》经费

（光绪）《海盐县志》二十二卷 首末各一卷 清王彬修 徐用仪纂  
清光绪三年（1877）蔚文书院刻本 卷末载“修刊邑志经费数目”，文录下：支府县房、纸笔费洋二十四元。支绘图及誊写底稿洋五十一元。支刻资洋一千零七十四元，连双算计字六十三万零，每字一文八毫，刻图钱八十千文，改刻及红样对，签钱三十千文。支刻局什物船只、复查水道及刻匠来盐，又苏州载书、载板、杂项洋八十一元。支书板架洋十六元。支刷印二百零三部，洋三百三十二元。共支洋一千六百九十八元，洋价照时 每元作钱一千一百八十文及一千零六十文不等。余存洋十二元，并入发售价内续印。

按：在现存方志书中，详载修刊邑志经费者十分鲜见，故在推定其他方志修刊所付经费时此例可资参证。

·李国庆·